老賈之死，誰是兇手？

新工人藝術團 2017-07-23

老賈之死，誰是兇手？

“老蘇州”名叫賈孝飛，1969年生，江蘇泗陽人，17歲來到蘇州，在蘇州前後三十來年，所以逢人便自稱“老蘇州”，但貌似蘇州跟他也沒多大關系，或者不願跟他這樣的老“農民工”扯上啥關系。

“老蘇州”9歲喪父，靠母親把他三姐弟（兩個姐姐）一手拉扯大；“老蘇州”年輕時曾結過婚，女方據說精神不是很正常，結婚幾年沒有孩子被娘家叫回去改嫁了。“老蘇州”可能因此傷心失意而縱酒度日，一次酒後意外右眼就瞎了。原本家境貧寒，又獨眼，從此他就成了中國眾多老光棍中的一員。

“老蘇州”死得如此之快，是讓所有見過或認識他的人始料未及的：在建築工地勤勞苦作、身板結實、雙手粗大有力的壯漢，怎麽說死就死了呢？

一個人的死，必有其因，或病或災或意外，或終老或自盡，等等，唯正當壯年的“老蘇州”之死，讓人無法歸結到某個具體的原因上。回想老蘇州這兩個月的死亡之旅，真有轉瞬即逝之感，唯有用“快”字來形容。也許從“快”裏，可以探究到“老蘇州”因何而死！

離開蘇州快

2016年4月30日，“老蘇州”晚上八點多打電話給我，其實我已經有些煩“老蘇州”，平常他也算挺經常來家園[1]，但他還三天兩頭打電話過來，也不管有事沒事，也不看時間。最煩的是他的普通話帶著濃重的蘇北口音，當面聊天說得慢還能聽懂八九成，電話裏能聽懂六七成就不錯了。而且他反反覆覆、說的最多的就是那麽幾句話：最近怎麽樣？有沒有什麽活動？需要幫忙的說一下。話倒很令人感動，但聽多了也就不怎麽在意了。

“老蘇州”說他回老家了，說是前兩天幹活沒勁，老板（工地小包工頭）帶他去蘇州某醫院檢查了，醫生說嚴重貧血，要住院治療，至少需六七千元，他怕花錢，於是連夜就趕回去了，現在在家調理，可能需要兩三個月的時間。

我很驚訝，因為4月28日時他還來過我們家園，感覺還精精神神的，說自己剛換了個工地，在相門附近，離我們這——木瀆比較遠，以後可能就來得少了。

他說醫生說他長期工作勞累，營養跟不上，所以導致貧血，平常常常看他晚飯就吃幾個包子。我也沒怎麽在意，回家調理一下也好，在工地上每天四五點鐘起來，幹到下午五點半，有時還得加班，沒有休息日、節假日（除了下雨或者春節），二十多年下來，他也夠辛苦的，趁此機會可以好好歇歇。

[1] 家園：我們機構，一個為打工者服務的公益組織。前身是蘇州工友家園，民政註冊蘇州星星家園社會工作服務中心。

病得快

此後，他又陸陸續續打了些電話，有些接到，有些沒接到。漸漸感覺有些不對勁了：短短的二十來天時間，他居然住了兩次院，還花了幾萬元錢。第二次住院從他的QQ說說裏了解到，他睡覺時牙齦出血，並且止不住，如果不是姐姐姐夫發現得早，及時送到醫院，他可能命都沒了。

我有些疑心是不是醫院在坑他，當時魏則西百度事件風頭剛過，我還一度揣測他是不是進的是莆田系醫院，還專門查了下莆田系醫院在宿遷、淮安的分布狀況，還有他說的醫院的網絡資料。

我催他有空把醫院的檢查報告、出院記錄用QQ傳給我，因為他就說是嚴重貧血，不是其他病，還說錢都花光了、沒錢了，村裏面的人每家每戶都給他捐了錢。

期間，他在QQ空間又傳了幾條說說，直到5月26日才傳了幾張模糊的血液分析報告單和住院記錄，大致可以分辨出醫院的診斷：再生障礙性貧血。在血液分析報告單上面看到有幾項檢查異常，如“紅細胞壓積（HCT）”正常值是35.00—49.00，他傳的單子上只有14.9；“血小板數目（PLT）”正常值是100—300（單位10\*9/L），但單子上只顯示“1.00”。

我覺得問題不小，就在他圖片下面留言“第一、二、三張都看不清楚哇！”“第四、六張也看不清楚”。

5月28日他又傳了幾張稍微清晰些的圖片，我把圖片傳給上海的朋友，托他給相關醫生看看，給些建議。後來回覆說，僅根據檢查不好做什麽判斷，有條件的話，建議去做骨髓穿刺檢查。

錢花得快

在我和一志願者6月3日去“老蘇州”老家前，“老蘇州”就多次打電話過來說花了不少錢，可能有七八萬，因為花錢多，家裏經濟狀況又不太好，所以村裏面就動員村民挨家挨戶給他捐了錢。有捐一百的，有兩百的，也有三百的，零零散散湊起來也有七八千。這說起來也挺可悲的：“老蘇州”在蘇州打工三十年，把青春和半輩子都奉獻給了蘇州，到他病重時，他在蘇州沒有任何的社會保障可以支持，反而是日漸陌生的老家村民給他力所能及的支持。

我當時問“老蘇州”他在老家有買農保嗎？他說，買了。但很多項目不能報，即使能報的部分，也只能報50%，後來是他托了關系才能報到65%；特別是輸血這類花大錢的項目，都不能報。他當時說，花了七八萬，大概只能報一萬多。所以，他們為了省錢，或者說病急亂投醫：淩晨兩三點都由大姐夫用電動三輪車帶著，到縣城的屠宰場去喝新鮮的生豬血，據說喝生豬血補血。但喝了一個星期他就不能去喝了，因為腹泄導致他連電動三輪車都爬不上去了，大姐夫、老母親都老了，也沒那個力氣扶他。

6月4日早上，我們和奄奄一息的“老蘇州”還有他的兩個姐夫、還有一個外甥去淮安第一人民醫院覆查，當天是周六，血液科的人沒上班，無法輸血，便只有去了急救科。從上午十點左右到醫院，到我們離開時的一點多鐘，才三個來小時，“老蘇州”兩個姐夫就花了將近三千塊錢。這些錢，幾乎相當於“老蘇州”在蘇州一個月的毛收入。

後來因為想嘗試給“老蘇州”做眾籌，就想了解下“老蘇州”的經濟狀況，有一次也不避諱的問“老蘇州”和他二姐夫：“老蘇州”在外面打工快三十年，沒存些錢嗎？“老蘇州”說，存了四五萬啊！以前在工地一天才四五十塊錢，這幾年才漲了些，但也只有140-150元/天，幹一天活掙一天錢，沒活幹就沒錢，而這還是毛收入，除掉生活費還有小包工頭年底或項目結束時的各種扣錢小動作，還能剩多少呢？十多年前在老家修的幾間磚瓦房，花了他不少錢，他那四五萬也是這幾年才省下的錢。2015年建築行業整體不景氣（但房價卻像坐了火箭），他在蘇州才做了兩百多個工，吃飯還得自己花錢，一年下來，能剩多少錢呢？

後來他二姐夫說，當天在淮安第一人民醫院，因為病人多、醫生沒有安排到病床，他們當天晚上十點多就回去了，那天他們花了四千多元錢。那天奄奄一息的“老蘇州”輸血後，又馬上精神起來了，說話很大聲、腦子也清楚得很。

只是，他不知道那天他的血液分析報告單上“血小板數目”等多項檢查結果都是“0”。

死得快

從“老蘇州”老家泗陽回蘇州後，我們盤算著怎麽辦。“老蘇州”的病情要麽隔幾天就得去一次醫院輸血，靠輸血維持，要麽得花幾十萬的巨額手術費（可能得做骨髓移植，這是淮安醫院醫生的初步判斷），要麽就回家好吃好喝直到最後時刻的到來。

第一方案，顯然他的家庭、親屬的經濟狀況維持不了多久（他9歲喪父，曾經結婚後離異，無子女；現在只有一個76歲的母親，和兩個嫁出去的姐姐及其家人）；

第二方案，他的家庭、親屬不太會考慮，也不敢考慮；

第三方案，是當時他的親屬們的默認的選擇，畢竟，“老蘇州”已經48歲了，如果是小孩子，估計他們會是其他選項。

但是，我們覺得“老蘇州”就這樣翹辮子太虧了，這個社會虧欠“老蘇州”一條命。

我們跟工友們商量，工友們覺得幾十萬真是個天文數字，怎麽可能呢？但我們想搏一搏：即使籌不到那麽多錢，我們也曾努力過。

第三天，我跟“老蘇州”二姐夫溝通說希望他們親屬開會討論下，能否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，這一個月裏要保證“老蘇州”定期去醫院輸血、維持生命，我們看能否籌到給“老蘇州”手術的費用。

他二姐夫說可以考慮，但得跟其他家人商量，大家同意後再給回覆。

其實我對籌款的事很沒底！我們幾個月前和一個公益夥伴給一個突發腦溢血昏迷的孩子籌錢，籌了幾個月才三萬不到（現在孩子還昏迷著，已經昏迷八個月了）；“老蘇州”的事，我們又能籌得到多少錢？

回覆遲遲沒有，期間我催了三次，另外還與“老蘇州”通了兩次電話，感覺“老蘇州”狀況還挺好的，暗地裏還想“老蘇州”莫非有神助，病情會向好的方向發展？

6月19日早上，六點多和七點多他二姐夫打了我電話，我還沒開機，快九點時我回電話過去，就接到“老蘇州”過世的消息。也才知道，我們回蘇州後，期間他們送“老蘇州”去縣醫院覆查時，只是輸了營養液，說縣醫院沒有血液。

這離我與“老蘇州”最後一次通話一個星期不到，離我們去看“老蘇州”才半個月，離“老蘇州”從蘇州回老家才1個月20天，那時他還挺精神。

埋得快

因為天氣熱，“老蘇州”過世當天下午兩點就去了縣殯儀館火化，20日在家停一天，21日安葬。真快！

我想去祭奠“老蘇州”，也順便給他的老母親送去認識“老蘇州”的一些工友和其他朋友捐贈的慰問金。

6月20日下午我坐大巴到泗陽，那天天氣出奇的好：只有幾抹輕紗似的白雲，天空藍得耀眼！沿路的楊樹飄著細柔的楊絮。

“老蘇州”的小外甥和老婆、小兒子開著哈弗SUV到縣城接我，才十幾分鐘就到了他家門口，門口前面剛收割後的麥地上擺著從縣城裏請來的喪事樂隊，樂隊的嗩吶吹得很起勁。

“老蘇州”的棺材擺在正屋，說是棺材裏除了“老蘇州”的骨灰，還有他生前留下來的、喜歡的一些書。

我給“老蘇州”三鞠躬後被請到廚房吃東西聊天，席間他的幾個外甥談笑風生讓我幾乎疑心來錯了地方，但想人也不能總是沈浸在悲傷裏啊！特別是年輕人。“老蘇州”幾十年來都在蘇州，與外甥們見的也不多，他的外甥們都受過高等教育，幾乎都不知道“老蘇州”這樣的“農民工”在蘇州做什麽、生活怎樣。“老蘇州”這樣的病據他們所知，即使有錢，能治癒的可能性也極低，能否配型成功更是問題。

“老蘇州”有個外甥說他以前開過大貨車，跑過很多地方；有個外甥說他在常州工作，平常經常跑步鍛煉，還跑過馬拉松，他的身材體型保持得不錯，他的夢想是玩遍全國、全世界的知名旅遊景點……

誰是兇手？

從確定“老蘇州”的“病”情後，我就隱隱約約感覺到：“老蘇州”這一回，在劫難逃！不是因為病情嚴重，而是家庭、社會、制度的因素，要促使“老蘇州”快點死掉。

直到現在回想起來，還是感到透徹心骨的寒意。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典型：“老蘇州”，一個從農村到城市打工三十來年的“農民工”，奉獻了人生最寶貴的三十多年年華，被榨幹血了，就被一腳踢回農村，花完自己這幾十年不多的積蓄後，很快死去，草草埋葬，這樣就不影響活著的人繼續痛快地吃喝拉撒了。

在“老蘇州”死後第十天，有一個正值42歲盛年的“農民工”[1]和“老蘇州”一樣，因同樣的病癥離開正在做“中國夢”“美國夢”……的世界，當然還有眾多外出打工得塵肺病、各種致命工傷、職業病最終慘死老家的案例。這樣的例子還有多少呢？可能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。

6月20日下午離開“老蘇州”家的時候，陽光依舊燦爛，天空深邃得沒有盡頭，高大的楊樹在田間地頭綠成一堵堵高墻，像是一片片人生的盡頭。我在想，在這樣美好的天氣裏追問“誰是兇手”，顯得太煞風景，可是，現實不就是這麽荒誕嗎？

“老蘇州”的二姐夫要我用手機給縣城的喪事樂隊拍照或錄像，這樣表示可以給樂隊做宣傳，以示對他們的尊重。我想，正好錄一小段送“老蘇州”的哀樂吧！這樣的哀樂也許可以給被快速發展的社會擰得團團轉的我們，一個小小的祭奠！

[1]詳見 微信號“老常說”的2016年6月30日文章《一個農民工之死》

“

附“老賈”創作的一首歌曲歌詞：

我的時間哪裏去

詞：賈孝飛

曲：蘇州工友家園志願者集體創作

哎嘿呦！各人時間都相同，我的時間不夠用。

為何時間這麽少哎，我的時間哪裏去？哪裏去？

我的時間哪裏去？原來被人利用去。

我想只做一條魚，自由自在水中遊，水中遊。

哎嘿喲！我的時間哪裏去，如此無情又無義，

原來被人利用去，不得似魚水中遊，水中遊。

小鳥高飛多自由，蝴蝶翩翩多自由，

魚兒暢遊多自由，我被管得不自由，不自由。

哎嘿呦哎嘿呦！我想叫你跟我遊，讓我來去都自由。

不能、不能真不能，我被幹部加了油，

不能讓我去自由哎！ 跟著幹部去加油，去加油！

註：加油，指被領導或者包工頭叫去加班。

作者/全桂榮

排版/喬木